



自从入了太子妃这个行当，张氏就一直做职业规划，
如何能从太子妃一路稳升到太后的宝座，然后醒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。可惜现实却充满曲折……

太子妃升职记

鲜橙 著
xian cheng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太子妃升职记

鲜橙 
xiancheng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2012.04

© 鲜橙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子妃升职记/鲜橙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2.4
ISBN 978-7-5470-1822-4

I. ①太… II. ①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8384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经销商: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幅面尺寸: 168mm × 234mm

字数: 473千字

印张: 21.875

出版时间: 2012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孙郡阳

装帧设计: 小茜设计

责任校对: 吕莹

ISBN 978-7-5470-1822-4

定价: 29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销售热线: 010-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010-84257656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如有质量问题,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64271187-816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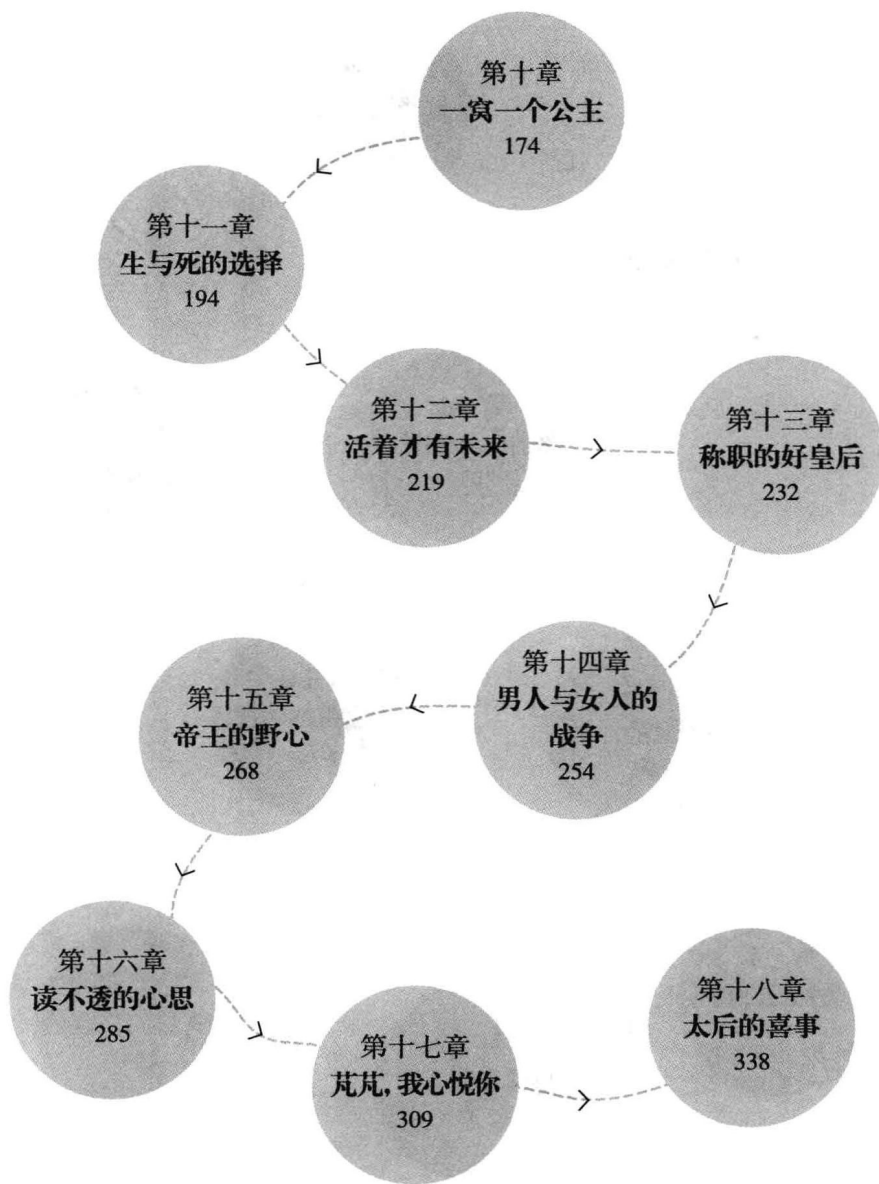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这悲催的人生 005	第二章 太液池畔的奸情 016	第三章 带着太子回娘家 031	第四章 能屈能伸方 为丈夫 059	第五章 行宫里的危机 078	第六章 茅厕君的许诺 094	第七章 飞来的升职 119	第八章 皇后真有喜了 138	第九章 齐晟的誓言 164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

这悲催的人生

殿内燃着安眠香，我躺在床上，默默看着那描龙绣凤的帐子顶，表情很淡定，内心很蛋疼……

曾经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。

他问：老婆和情人同时掉水里，你救哪个？

我当时很是纠结。

他见如此便又问道：那这样说吧，自己老婆和别人老婆同时掉水里，你救哪个？

这问题好回答，我立刻叫道：傻子才救别人老婆呢，当然是救自己老婆！

我想，也许是为了惩罚我最初的犹豫，上天才把这个傻子给了我——人说很是英明神武，酷肖成祖的皇太子齐晟。

唉，真真是一言难尽啊……还是从头说吧。

那一日，司命星君从地府偷偷将我带出，提着我上了云头，两人好一阵腾云驾雾，我正晕得七荤八素间，司命星君在一座水亭之上停下了云头，说道：“且等着吧，你的肉身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我趴在云头边上好是呕了一会儿，这才觉得心里不那么难受了，然后就趴在云头边上往下看，只见下方一座精巧水亭置于湖面之上，四周亭台楼阁雕梁画柱甚是华贵，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，只看这宅院便知此家非富即贵，若能重生于此必然少不了钱财美人，倒也真算是得了个好造化。

那司命星君似窥破我的心思，面上却有些不好意思，又对我说道：“若不是看在你曾对我有恩，我绝不能违你命格带你到此……”

我忙摆手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多谢星君了。”

他已是叨唠了一路了，无非是我前世对他有恩，他不忍看我英年早逝，于是便私自从地府



提了我出来，再给我几十年富贵……这话一连听了几遍，我都能背了。

司命星君又道：“你要记得重生之后，万不可……”

我此刻哪有心思听他说这些，只扒着云头往下看，见那水桥上缓缓走来两个美貌小妞，不由得叫道：“哎！快看，这两个妞长得可真不错。”

司命星君也跟着探过头来，看了看那已经停在水桥上说话的小妞，突然问我道：“这两个你喜欢哪个？”

“红衣服的那个吧，”我回答，“这小妞丰乳肥臀小蛮腰，不可不谓之极品了，反观之旁边那个穿白衣的就太过消瘦了些，减肥减过了的那种，我不喜欢。”

司命星君听我如此回答大松了口气：“那就好。”

我一时不解，指着那红衣小妞问道：“这小妞是谁？”

“当朝太子妃张氏，父亲乃是兵部尚书，祖父是护国大将军。”

“哗！好强硬的娘家！”我惊叹。

“那是，不然怎会成为太子妃？”

“旁边那个呢？”

“那是赵王妃江氏。”

“长得倒也不错，就是这脸苦点。”

司命星君弯着腰往下看甚不方便，干脆也趴在了云头边上：“唉，这你不知道其中的曲折……”

他正给我讲得起劲，突然湖边又行来一群人，当首一个锦衣华服的小白脸扶着一个中年美妇，由人簇拥着往这边游来。

我又问：“那小白脸是谁？”

“哦，那是当朝太子齐晟。”星君答道。

当朝太子？那就是红衣小妞的老公了？

只见那太子齐晟无意间看到桥上这一对妞，脸上表情似怔了一下，然后眼神接连变了几变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。我这里正纳闷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心思，突听得扑通扑通两声水声，再回头，水桥上的两个妞竟然都落入了水里，紧接着一个身影从湖边冲了过来，也毫不停顿地跃入了水中。

我心中一动，联想到刚才星君问我的关于自己老婆和别人老婆的问题，心中顿时狂喜，忙扯着司命星君的袖子问道：“我这一世可是要做回太子？”

那司命星君脸上表情有些怪异，好像是扭捏了一番才低声答道：“呃……差不多吧。”

“哎？什么叫差不多？”

“你先看着吧。”

我忙又转回身扒着云头往下看，还未看清下面人影，突闻得身后司命星君一声喝道：“是

时辰了，去吧！”

一股大力猛地从我背后袭来，我这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已是滚落了云头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顿时没了意识……

再睁眼，已是三天以后。

我总算明白了司命那厮的“差不多”是什么意思。我这一世倒也占了“太子”两字，只不过人是太子，我是妃，太子妃，只是一字之差而已。

果真一个“差不多”！

殿内燃着安眠香，我躺在床上，默默看着那描龙绣凤的帐子顶，表情很淡定，内心很蛋疼……

哦，我忘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蛋了，再也不会蛋疼了。

我现在有的是丰乳肥臀小蛮腰，胸部的确很有料，腰也够细，这都是我向往已久的……可是，等这胸长在了自己身上……

司命星君啊，你不是来报恩的吧，你是来报仇的吧？

有宫女从殿外轻手轻脚地进来，在床边跪下，低声说道：“皇后要赐死江氏那贱人，太子殿下和赵王殿下正跪在兴圣宫外求情。”

声音听着暗含怨毒，我忍不住转头去看了她一眼，心道这么漂亮的妞，用这样的声音说话可真有些可惜了。

那宫女见我转头看她，可能以为我有什么吩咐，于是忙又凑近了些，几乎趴在了床边，连里面胸衣都露出些来，嫩绿色的，呃，不错，很衬胸口的肤色。

宫女低声唤道：“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只这一句话就把我那已经有些游走的心神一把拽了回来，我顿时心如刀绞一般，唉，美人再美，与我又有何干？

那宫女见我久不说话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下定决心般地低声劝道：“娘娘，您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，太子殿下救了那贱人又能怎样？谋害皇嗣的罪名已落实到那贱人头上，皇后娘娘定然不会饶她，太子能在水中救那贱人一命，此刻不也只能跪在兴圣宫外吗？既然那贱人难逃一死，娘娘，您就更得表现得大度，您得做给太子看，做给皇后娘娘看，现在万不是和太子赌气的时候，否则将前功尽弃啊！”

我看见这美人嫣红的唇一张一合，露出里面编贝一般的牙齿，呃，真是诱人。

其实她所说的这些事，司命那厮都跟我说过，无非是两女争一男，两男爱一女，正正经经的四角关系，刚好凑成一桌麻将。太子和赵王都爱那江氏，张氏和江氏却同时对太子有情，然后张氏娘家硬气点，张氏自己又要了点小手段，于是，张氏便和太子配成了对，那江氏无奈之下只得从了赵王。



哎！同为男人，不得不佩服赵王兄弟的心胸，明知道江氏不喜欢自己还要娶，可怜可叹！

还有那太子殿下的情操，自个儿老婆和别人老婆同时掉水里，竟然能先救别人老婆，此等舍己为人的精神，着实可敬！更别说自己老婆肚子里还怀着仔，哎，可悲可恨啊！

宫女美眉见我仍无反应，眼中更添急色，只低声叫着：“娘娘！”

唉！又是娘娘，我此时心中真是纠结，这个娘娘到底是做与不做呢？

做，就得眼睁睁看着一群美人在身边而动不得。

不做，连看着这一群美人的机会都没了。

可是就算要做，又该如何做呢？谁人不知这太子妃乃是天下最不好做的行当：

第一：升职前景不好，这太子妃、皇后、太后一步步升上去，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啊！你见过有几个太子妃能一直熬到太后的？

第二：劳动没有保障，且不说三险一金没有，还随时可能辞退你，而且还不允许你再就业！

第三：工作性质危险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，若是太子称不了帝吧，你得跟着一起倒霉，太子称了帝吧，你还得小心自己一个人倒霉。

第四：还要兼职性工作者，虽然劳动强度不会很大，但是，这服务对象……唉！

综上所述，太子妃这个工作真不是个什么好工作，没前途，压力大，竞争还很残酷……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工作环境好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养眼的美眉。

做与不做，我真的很纠结。

宫女美眉又在急切地叫：“娘娘！”

我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，于是无奈地说道：“行了，扶我起来吧，咱们去兴圣宫。”

那宫女杏核眼一下子睁得老大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

我很想告诉她，小姑娘，你还太年轻，还不懂不管做什么职业，讨好老板都是必修的课程，如果你把老板的小蜜都搞掉了，你离下岗也不远了。

我一路上都在想：该如何去讨好一个男人？

这要放以前其实很简单，只需用力拍拍这男人的肩膀，然后说：走！兄弟！咱一起泡妞去！

问题是现在的我显然不能再这样说，那就换一种说法？

走！兄弟！我带你去泡妞？

不行！pass！

走！兄弟！我陪你去泡妞？

也不行！pass！

走！兄弟！你自己去泡妞吧！

更不行！pass！

来！兄弟！干脆你来泡我吧！

直接拍飞！

唉！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要去讨好一个男人竟然这样难。

轿子一路颤悠悠地行着，我一路苦恼着。

东南西北转了半天之后，轿子终于停下了，刚才那宫女给我掀起轿帘来，伸过那纤纤素手过来扶我，嘴里还温柔地嘱咐着：“娘娘，小心。”

这手真是漂亮，不过，美眉，你的指甲有点太长了，做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伤人吧？其实也不一定，也许就有人好这一口，你不把他后背挠出菊花来他都不觉过瘾！

停！又想远了！

我转过头，温柔地对宫女美眉说道：“回头，把指甲剪了吧，太长，不好！”

宫女美眉明显地愣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，只是低下头去轻轻地地点了点，说道：“奴婢知道了。”

被宫女美眉从轿子里扶出来，我抬头，果然见前面宫门外直挺挺地跪着两男人，看背影，左边的衣服上有着些明黄，看来这边的是那个太子小白脸了。

我闭上眼，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女人走路的样子，然后使劲地夹紧屁股，卖力地扭着腰，迈着小碎步走了过去。等来到那太子身旁站住，本想也跟着跪下，可只看了一眼却又停下了。

谁这么没眼力啊，竟然不知道拿俩软垫来给垫着。

我这里正犹豫着能不能让宫女美眉去给我拿个软垫来，那太子却突然扭头看了我一眼。呵！这小眼神冷的，都快能往外射冰刀子了，他张了张嘴，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来。

“滚！”

哈！太子果然是太子，说什么都是这么言简意赅！

我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衣服，又想了想自己这个刚刚小产过的肉身，“滚”这个动作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些，于是用商量的语气问太子道：“咱能不能换个方式？我怕我滚不远。”

太子又张了张嘴，这回连一个字也没吐出来。

我想他大概是同意了 my 意见，然后自动地往旁边走了两步，挑了块干净点的地砖，先蹲地上仔细地吹了吹尘土，这才跪了下来。

真是不好意思，这都是上一世落下的毛病，我曾经有一任女朋友有点洁癖，我那衣服要是弄上一点点灰，她都能把我里里外外扒个干净，直恨不得把我也丢洗衣机里搅和搅和。

唉，又想远了。

我这一跪下可要不得了，宫女美眉差点没急哭了，扑通一声也在我身边跪了下来，耍着花腔哭道：“娘娘啊！您不能这样不爱惜自己身体啊，地上太寒了！您身体哪里受得了啊！”

“起来。”我说。

宫女美眉一时没听清，只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梨花带雨，看得我心肝都颤了。

“你起来！”我又说了一遍。

宫女美眉这才怔怔地起来，哎，这丫头怎么就不明白呢，要想讨好老板，你就得和他同甘共苦着，当然，一般他甘的时候是不记得你甘不甘的，但是，他苦的时候一定会计较你苦不苦的！

我用手替她拍着裙子上的尘土，呃，这美眉裙子下面的小腿倒是又直又细，摸起来手感真不错……

呃，又想远了。

宫女美眉可能是被我拍傻了，于是也不哭了，也不跪了，只在我身边直愣愣地站着。

就在我第n次偷偷地倒换身体的重心时，那兴圣宫的大门终于打开了，几个内侍把依旧是一身白衣的江氏从里面架了出来。身旁的太子、赵王噌一下子从地上蹿了起来，几步冲了上去，齐齐赶到了江氏面前。

“映月！”赵王疾呼一声，上去把内侍操开，一把就把江氏给抱了起来。

太子殿下动作滞了一下，伸出的手在空中成了一个定格，然后才又缓缓地收了回来，在身体侧捏成了拳。

我的腿跪得有点麻了，自己一时还起不来，宫女美眉用力搀了我才把我从地上托起来，就这样我的脚下还踉跄了一下，胳膊肘一下子杵到了宫女美眉的胸部，心虚得我差点没从地上蹦起来，连忙偷眼去看宫女美眉，见她面无异色这才大松了口气，同时又后悔，早知道这样就该多待一会儿好了。

赵王抱着昏迷着的江氏大步地走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一声，唉，这孩子做事太不全面了，没前途！

太子依旧握着小拳头在一边站着，嘴唇抵得紧紧的，那眼神仍黏在江氏的身上，都快拉出丝来了。唉，同为男人，我理解你！谁让这是别人老婆呢！

我从太子身边走过，见他如此模样真想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一句：兄弟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牛粪上的那一朵！

我这手都伸出去了，在半道上又强行扭了回来，落到了宫女美眉扶着手臂的那只玉手上，真真是柔若无骨啊。

何必呢！

宫女美眉极小心地扶着我上了轿，小轿又颤颤悠悠地把我抬回了东宫，进了殿才觉得裤子里不对劲，等换洗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的衣服早已经是血染的风采了。突然想起电视上那些广告片来，薄薄一片，日夜无忧，运动哈皮两不误！果真好东西啊，吾心向往之。

可惜啊，唉！这万恶的旧社会！

于是更加理解了太子殿下刚才的心情，这种想而不得的心情真是太痛苦了。

自从回来，那宫女美眉的眼圈就一直是红的，看得我很是不忍心，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在她伺候我洗澡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别哭了，我——”

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我现在就是有这贼心也没那贼物啊！

谁知不说倒好，我这刚说了个开头，宫女美眉竟然放声哭了起来，一边抹泪一边哽咽道：“您、您太不容易了！”

她这一说，我心里顿时一酸，眼泪差点也跟着出来了，真是我的知己啊！我真是太不容易了！这么美貌的妞都快和我赤诚相对了，我眼巴巴地看着就是吃不到嘴里，我容易吗我！

司命啊司命！我和你这梁子结大发了！

就在这种不容易之中，小日子嗖嗖地过着，眨眼间，我竟然来这东宫已有个月了。

我以前每当写作文写到没词的时候都会拽几个成语出来遛遛，比如：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歌！眨眼间，时光就如同那白驹过隙，咻溜一声就跑没了影。

借此以显摆给老师看看：我这语句虽然不怎么通顺，但是咱文笔华丽啊！

现如今想来，成语不愧是成语，真真的言简意赅啊。

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：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

人家伟人的三十八年都只是一弹指的工夫，更别说我这个俗人的三十八天了，我这俩手指头还没碰一块儿呢，就眼睁睁看着这三十八天咻溜一下子过去了。

其实，这三十八天说短也不短了，它足以让我知道很多光明或隐晦的事情。

比如：当今皇帝性子柔弱，先帝当时是极不喜的，只因有人对着齐晟说了一句“好圣孙”，皇帝才能顺利继位。

再比如：齐晟虽为太子，可皇帝最喜的却是那九皇子楚王，几次欲废了太子另立皇储。

又比如：张氏的祖父曾是成祖的亲卫，后又随成祖转战江北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张氏的父亲乃是如今的兵部尚书，军权在握。

再比如：这东宫里黄良媛的胸最大，李承徽的腰最细，陈良娣的脸蛋最漂亮！可最最勾魂的还要数王昭训的那一双直溜溜紧绷绷的修长大腿！

.....

当然，三十八天也足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言谈举止。

说话由干脆爽快改成了细声慢语。

走路由大步流星改成了弱柳扶风。

坐着由大马金刀改成了状似鹌鹑。

.....

唉，真真的一言难尽啊，就连和宫女内侍们一起玩蹴鞠，球向我直撞过来的时候，我都已学着不再下意识地去捂裆，而改成了去护胸……

唉！真真的悲哀啊！

太子齐晟再未见过，据说是那日从兴圣宫直接去了江北大本营。

这样也好，我也实在没有准备好怎么面对这个老板，甚至都想这样一辈子不见才好。真想对那兄弟说上一句：你且放心去吧，我定会替他照顾好这一宫美人。

说到美人，顿时又勾起了伤心事，这些个如花似玉般的美人，只能眼巴巴看着，实在苦煞我也。

殿里燃着香，我默默地倚坐在贵妃榻上，表情很淡定，内心很蛋疼。

宫女绿篱端着碗药轻手轻脚地从殿外进来，走到我身旁蹲下，柔声道：“娘娘，该进药了。”

我低头看一眼那黑药汤子，顿时头大，其实喝药我倒是不怕，只是一想到这药喝下去我那胸更大，小腰更细，声音更软，我就怕了。

于是，真诚地瞅着绿篱，商量：“能不喝吗？”

绿篱只当我嫌苦，忙把手边上的蜜饯小碟往我面前递了递：“有新进的蜜汁小枣，您吃一颗就不觉得苦了。”

乖乖我的绿篱啊，蜜枣是不管用的啊，不过你若能让我香一个，倒是比一盘子蜜枣都管用啊。

可这话也就是想想吧，再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说啊。

唉！

终归是被绿篱逼着喝了药，然后继续坐在我那榻上，装我的淡定。

其实，我是在考虑“太子妃”这个职业的职业规划，如何能从太子妃一路稳升到太后的宝座，最好还要做个年轻小寡妇，学一学吕后、武后等前辈，搞个垂帘听政之类的，然后醒掌天下权、醉卧美人膝……

呀！好诱人的前景。

就这样一连想了几日，也没能想出个头绪来，眼看着各色美人在眼前晃来晃去，终淡定不下去了，于是一日饭后便与绿篱商量道：“我今日想私下出宫一下。”

绿篱不愧是这张氏的心腹，只这一句话，只一会儿的工夫，两套行头就给我捧了来。这一刻，我才深深地意识到，原来讨好老板这件事，她可比我熟练多了。

可是，绿篱，你给我搞两套衣服来做什么？我说过要带着你一起去吗？

无奈太多话都说不出口，只得蔫蔫地让她帮着我换了装，然后站在那穿衣镜前照了照，看看这欲说还休的眼，再看看那此地无银的胸，我终于深深地叹了口气：绿篱啊绿篱，到底是你们女人是傻子还是把咱们男人都当成瞎子？

唉，还是什么也不说了，先出宫吧。

待得出宫门，绿篱叫了轿子过来，直接就要扶我上轿。

我忙问：“这是哪去？”

绿篱看看我，很是诧异：“不是要回府？”

回府？出了东宫再进尚书府？我何必要给自己找这不自在。

“不用了，我想自己走走。”

我说完，生怕绿篱再追问，连忙向前走去，大步子一迈开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绿篱在后面追了半条街，终气喘吁吁地停下了，直喊：“娘——啊，公子，您慢点！”

慢点？笑话，我要再慢点，你不就追上我了吗？

我脚下迈得更快，回头对绿篱笑道：“你不用跟着了，先回家等着，到时候我自会回去。”

说完，赶紧又紧迈了几步转过街角，彻底把绿篱丢在了后面。绿篱啊绿篱，不是我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只是我要去的地方实在是不能带着你去啊。

一路上问了几个人，这才问到了喝花酒的地方，可在门口来回走了四五趟，愣是没敢进去，如今这个身板怎敢随意进去，万一便宜没占到，反而让人占了便宜去可如何是好啊！

唉，这可恨的司命星君啊！

许是街上卖糖果的老大娘看我在这转悠的工夫有些长了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小娘子，这是过来逮你家官人？”

我一怔，尚未反应过来，便又听那大娘叹道：“唉，自古薄幸是男人啊，守着这么美貌的娘子，偏偏还要到这里寻欢作乐，男人啊男人！”

瞧瞧这话说的，咋就让我脸也这么红呢？算了，这里还是不要进了，且换个地方吧，男人嘛，还能不知道哪里能吃到腥了？

于是又找了个奢华的酒楼进去，对着迎过来的小二交代着：“我要请人吃饭，给弄个好地方，再给我找两个唱曲儿的姑娘来。”

小二立刻应声道：“好嘞！您里面请，里面有临湖的水轩，风景秀丽，环境优雅，唱曲儿的姑娘一会儿就给您叫来。”

我还有些不放心，临进去的时候又赶紧叫住那小二，偷眼看了看四周，嘱咐道：“呃……要性子活泼的，胆大点的。”我又伸手拍拍他的肩，嘿嘿一笑，小声道：“呃……你知道的。”

要说还是人家小二有职业素养，我只这一句话人就明白了，冲我也笑了一笑，眨眨眼睛，回道：“放心吧，您哪，小的知道！”

我心里顿时觉得透亮起来，还是和聪明人说话痛快，真想问问他有没有兴趣换个工作，干脆跟着我回东宫做个内侍好了，东宫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才啊！

在水轩里等了一会儿，菜还没上齐，那唱曲儿的姑娘便到了。小曲儿这么一唱，小酒这么一喝，我这些时日里的不快顿时便如同被风吹了一般，散了个干干净净。怎么说呢？论长相这唱曲儿姑娘自然是不能和东宫里的那些美人比，但是人家胜在风情啊，摸摸小手也不急，喝喝小酒也不恼，只一会儿工夫就把我灌了个晕晕乎乎。

我心里就琢磨着吧，事情做到这样也就够了，毕竟天也黑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再进行下去

也没什么意思，只能让自己徒增烦恼罢了，干脆打赏了那唱曲儿姑娘，结了酒钱，趁着小酒的晕乎劲儿，哼着刚刚听过的小曲儿往外走。

人才刚走出水轩，突然觉得内急起来，于是从小二那里问清了茅厕的位置，奔着茅厕就去了。

因为酒楼档次不低，于是这茅厕倒也算干净，可能是为了防止客人掉茅坑里去，里面竟然还点着油灯，虽然照不太清楚，却也聊胜于无，我不由叹道：果真是以人为本。

里面还有一个兄弟在那站着小解，我也没太注意，只走过去嘴里说着：“兄弟，让让。”

谁知那人却不肯动地方，只转过头来看我。

我随意地瞥了他一眼，长得倒是有些面熟，不知在哪见过。唉，算了，就算认识也是上一辈子的事了，不想了！

他仍怔怔地看着我，我又低头瞥了他那物件一眼，暗道也不比我的大多少，你牛个什么劲呢？

不过，我这人向来不爱与人争是非，见他不肯让，便只在边上站定了，也不管他为什么还是一个劲儿地盯着我，我脑子里有根弦突然崩地响了一下，只一刹那，冷汗唰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
然后，酒劲全无……

眼角余光扫过去，那人还侧头盯着我看。

脑中瞬间闪过几个对策：

一、淡定帝：抽几张草纸，转身蹲下去，做大解状。

二、冷漠帝：系好裤带转身就走。

三、抽风帝：同情地看着他，茅厕君在看我，我在看墙……

正在这难言时刻，茅厕外突然有人喊：“九哥，你掉进去了？怎么还不出来？”

过了片刻，身旁的茅厕君才轻声应道：“哦，就来了。”

说完不再看我，淡定地转身离去。

我长吐了一口气，连裤腰带都来不及系好，先腾出手来抹了把汗。哎，原来茅厕君才是真正的淡定帝。

外面两个人的声音渐去渐远：“九哥，快点，人都等着呢，说今儿找了个妙人来，要唱十八摸的，咱也去听听。”

茅厕君笑着：“哦，好，去听听。”

十八摸？不就是刚才我嘴里哼的小曲儿吗？心中顿时不屑，真是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子，听个十八摸还高兴成这样。

经这一吓，酒意尿意全无。系好裤腰带，整好袍角，继续哼着我的小曲儿，大模大样地出去。

“伸哪呀呀手，

摸呀呀呀姊，

摸到阿姊头上边嗅哪唉哟，

阿姊头上桂花香，

……”

心中只是纳闷，只听说酒能吓醒的，还没听说尿也能吓没的，真真那个奇怪啊。

待回到宫门外，绿篱正急得在那里绕圈子，见我回来赶紧迎过来，压低着声音道：“我的娘娘啊，您怎么才回来啊！这宫门眼看着就要进不去了！”

我笑笑：“不是还能进去嘛，急什么呢？”

绿篱无奈，取了披风刚给我系好，这头脸还没遮上，我这里却忽又急了，只夹紧了双腿对绿篱急道：“快，快，快，赶紧回宫！”

绿篱颇为不解，直愣愣地瞅着我。

唉，绿篱啊绿篱，你让我如何说得出口？尿意毕竟不同酒意，攒不得啊！



太液池畔的奸情

腊月初八，太子齐晟从江北大营返回盛都。

腊八粥熬得又香又糯，我端着碗吸溜得正哈皮，绿篱急匆匆从殿外进来，二话不说劈手夺下了我的粥碗，然后纤纤玉手一挥，身后呼啦就进来了一群宫女，上来就把我围住了。

吓！难不成我偷看她洗澡被人发现了？

绿篱却说：“娘娘，太子殿下已经到了宫门外，您得快点了。”

有宫女赶紧上前用热毛巾给我净面，净手。

“绿篱，我——”

绿篱打断我：“娘娘！您必须得去！”

又有宫女把我摁凳子上，前后左右地围住了，上妆的上妆，梳头的梳头。

我从人缝中找绿篱：“绿篱，我——”

“娘娘！您不能再使性子了！”

绿篱又说，亲手执了洒金绣凤的宫裙在一旁等着。

跟女人抢话说，你晕头了吧？于是，我乖乖地闭嘴，任由她们把我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地收拾了一遍。

扶着绿篱的手迈出殿门的时候，我突又想起我那被打断了无数次的话，于是转头看看绿篱，欲言又止。

绿篱连忙低声问：“娘娘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我才终得把话说全了：“绿篱，我那八宝粥且留着，我回来再喝。”

绿篱的嘴角动了两动，到底是没能说出什么来。

我回过头，见等候在殿外的东宫众嫔妃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嗨！真个儿是千娇百媚，各领风骚啊。